

文化透析

纳赛尔的阿拉伯统一思想及其当代影响

赵光锐 游浩云

摘 要：阿拉伯统一是纳赛尔主义的核心。阿拉伯统一思想并非纳赛尔的发明，但对于阿拉伯统一的途径、依靠的基本力量、统一的原则等关键问题，纳赛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行了深入探索。强调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团结和统一，突出埃及在阿拉伯统一中的核心作用，将阿拉伯统一与社会革命相联系等都是纳赛尔阿拉伯统一思想的重要特点。纳赛尔主义所强调的阿拉伯团结思想、社会公正思想以及宗教政策对当前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和现代化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纳赛尔；阿拉伯统一；阿拉伯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赵光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06 级博士生（北京 100871）；

游浩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06 级博士生（北京 100871）。

文章编号：1673 - 5161 (2008) 02 - 0066 - 08

中图分类号：G371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阿拉伯统一是纳赛尔主义的核心。^①如果没有阿拉伯统一这个目标，阿拉伯民族主义将是一种没有目的的信条，实际上将变得毫无意义。^{[1] 79}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纳赛尔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②这些成果主要侧重于从宏观上研究纳赛尔主义，很少对其核心——阿拉伯统一思想作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图对纳赛尔的阿拉伯统一思想作深入分析，梳理其统一思想的发展过程、基本体系和对当代阿拉伯世界的影响。纳赛尔所倡导的阿拉伯统一是指阿拉伯民族都应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中，阿拉伯祖国的地理范围从大西洋延伸到海湾。^{[2] 16}阿拉伯统一思想并不是纳赛尔的发明，作为革命者和政治家，纳赛尔与学者的重要区别在于他更强调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团结和统一以及维护阿拉伯民族的独立和尊严^{[3] 205}，他在面对现实问题时也更加务实和灵活。

①学者们一般将纳赛尔在执政时期提出的一系列以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为基本内容的革命思想和内外政策统称为“纳赛尔主义”或“阿拉伯主义”。本文采用纳赛尔主义这一名称。相关概念可参见：吴云贵、周燮藩著：《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4 页。

②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Tawfig Y. Hason, *The Struggle for the Arab World: Egypt's Nasser and the Arab League*, London and Boston: KPI, 1985; Khalidi Rashid,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Tibi Bassam, *Arab Nationalism: A Critical Enqui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Faris Hani A, *Arab Na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the Arab World*, Belmont: Association of Arab-American University Graduates, 1987; 彭树智：《纳赛尔与阿拉伯世界》，载《学术界》1988年第5期；李振中：《纳赛尔与泛阿拉伯主义》，载《阿拉伯世界》1992年第3期；王冰：《试论纳赛尔埃及与阿拉伯联盟之关系》，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王锁芳：《埃及民族主义研究—兼论现代埃及—阿拉伯关系》，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

民族独立和现代化是阿拉伯世界在近代面临的两大课题，对纳赛尔主义的考察也应兼顾这个大背景。纳赛尔主义是近代阿拉伯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和现代化道路上所形成的较为系统且有较大影响的一种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纳赛尔本人并没有系统阐述过纳赛尔主义或阿拉伯统一问题，他的这些思想散见其著作、谈话和演讲中，并影响了他所领导的阿拉伯统一的具体实践。随着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及纳赛尔的逝世，统一问题逐渐退出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议程，但民族团结和现代化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浪潮冲击下，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安全状况、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日趋恶化。纳赛尔的许多政治和社会思想对解决当前阿拉伯世界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纳赛尔的阿拉伯统一思想形成及其发展

研究纳赛尔的阿拉伯统一思想需要首先了解这一思想形成变化的历程以及它在不同阶段的特点。阿拉伯统一思想形成并成为纳赛尔一生追求的政治理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彭树智教授认为，纳赛尔思想的演进经历了埃及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等发展。^{[4] 427}在阿拉伯统一问题上纳赛尔思想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1952年青年军官组织起义之前的萌芽阶段、1952~1956年的形成阶段、1956~1961年围绕埃叙合并的实践阶段、1961年埃叙合并失败后的总结和调整阶段。需要看到，纳赛尔的思想是复杂变化的，这种以年代为界线的划分阶段并非绝对。这四个阶段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引起当事人思想巨变的重大事件，可看作其思想变化过程中的分水岭。

第一阶段（1952年以前）：阿拉伯统一思想的萌芽时期

纳赛尔青少年时期，埃及的反英运动风起云涌，纳赛尔在《革命哲学》中回忆说：“我记得阿拉伯民族觉醒的曙光还在我读中学的时代早已开始透进我的意识里了。”^{[5] 45}每年12月2日，纳赛尔都和同学一起参加总罢课，抗议《贝尔福宣言》。这一时期对纳赛尔思想影响最大的是他作为军人亲身经历的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虽然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最终失败，但“巴勒斯坦战事结束……阿拉伯世界在我（纳赛尔）心目中已经化为一个整体”。他认为阿拉伯国家四分五裂、彼此敌对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补救办法是阿拉伯人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与以色列的靠山——帝国主义做斗争，推翻帝国主义扶植的腐败自私的阿拉伯政权。但这一时期在纳赛尔心中占主要地位的还是埃及民族主义。埃及完全被英国统治、苏伊士运河长期被占的现实，使纳赛尔首先关注的是埃及独立事业。^{[6] 135}因此，在指导1952年自由军官组织起义的六项革命原则及革命后建立的政治组织——解放大会的纲领中都没有提及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问题。

第二阶段（1952年~1956年）：阿拉伯统一思想的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在巩固“七月革命”胜利果实、反对“巴格达条约集团”、收回苏伊士运河等一系列重大斗争中，纳赛尔关于阿拉伯统一和团结的思想逐渐形成。这些斗争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交织在一起。如果说“七月革命”以前纳赛尔就已意识到阿拉伯团结和统一的必要性，那么“七月革命”后的经验又增强了他对共同斗争及其必要性的信念。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阿拉伯民族空前团结，支持埃及反对英法和以色列的入侵，这极大地鼓舞了纳赛尔。他认识到阿拉伯民族蕴含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一旦这一力量被动员和组织起来，足可摧毁一切帝国主义势力并能捍卫阿拉伯世界的独立。这大大坚定了纳赛尔对阿拉伯团结和统一的信念，“我开始从事政治上的接触，以便用尽一切办法来统一我们的斗争。”^{[5] 54}

第三阶段（1956年~1961年）：阿拉伯统一思想的实践时期

这一时期被称为阿拉伯统一运动的“春天”^[6]¹⁶⁰。埃及自“七月革命”以来，对外奉行和平中立不结盟政策，坚决支持阿拉伯及其他民族的独立事业，苏伊士运河危机更使埃及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胜利，从英国的保护国，一跃而成为领导阿拉伯革命和反以斗争的领袖，开罗“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中心，成为席卷中东和北非沿岸新民族主义的源泉”^[7]²⁸⁶。埃及成为阿拉伯革命的楷模，纳赛尔则成为阿拉伯世界公认的领袖。伴随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领导地位的确立及自身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纳赛尔开始积极宣传和推进阿拉伯民族主义。至1956年底，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阿拉伯地区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纳赛尔也在阿拉伯统一问题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1958年2月埃及和叙利亚合并成立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近代阿拉伯民族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族统一的尝试。纳赛尔说，阿联是阿拉伯人自己创立的第一个国家，不是外国势力强加给阿拉伯人的，由完全摆脱了外国人控制的两个国家组成，她的创立为阿拉伯解放和统一迈出了第一步。

第四阶段（1961年～1970年）：总结反思时期

埃叙合并的失败给纳赛尔领导的阿拉伯统一事业以沉重打击，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实现阿拉伯统一的现实障碍与实现途径问题。纳赛尔变得更加务实和灵活，开始更多地强调“阿拉伯团结”。阿拉伯统一（Arab Unity）是要使所有阿拉伯人都生活在一个国家中，而阿拉伯团结（Arab Solidarity）是指拥有主权的各阿拉伯国家之间力量的协调和目标的一致性。纳赛尔说，团结是迈向统一的第一步，在不能获得统一的情况下，团结是最好的方式。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惨败使纳赛尔主义遭受了更沉重的打击。此后纳赛尔的主要精力都倾注于埃及的内部事务上了。^①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放弃了阿拉伯统一的理想。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提出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理论，以此推进埃及的经济和社会革命，并将此作为实现阿拉伯统一的新途径。

三、纳赛尔阿拉伯统一思想的基本体系

纳赛尔的阿拉伯统一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专门的著作。这些思想散见于他的谈话、演讲以及著作当中，并指导着他的政治实践。在阿拉伯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依靠的基本力量、统一的途径和方式、统一的原则等方面，纳赛尔都有较深入的思考和论述，这些构成了纳赛尔阿拉伯统一思想的基本体系和内容。

第一，关于阿拉伯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纳赛尔是第一个能理解统一的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潜力的政治家。^②纳赛尔阿拉伯统一思想最初源于战略安全上的考虑。1948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安全促使我们有必要保卫我们阿拉伯兄弟的前沿阵地，我们注定要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区。”^[8]⁵⁸整个阿拉伯地区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只有统一成一个坚实的政治实体才能保证每个地区的安全。纳赛尔认为，这个区域里没有任何部分可以从整体中分割开，或者可以像一个孤岛，能够不通过保卫全区域的办法而能被守住的。纳赛尔还认为阿拉伯土地被分割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许多国家是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一手造成的，应当改变分裂状态，逐步走向统一。他指出：“既然地区是一个，大家的处境又相同，所遇到的问题和前途也相同，敌人又是一个（不管他怎么样化装），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分散我们的力量呢？”“我们是强大的；唯一的灾难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力量究竟有多大。”^[5]⁵⁴要发挥这种强大的力量，他认为唯一途径是实现阿拉伯的统一。

①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第227页。

②参见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兰州：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页。

在阿拉伯统一的可能性上，纳赛尔认为阿拉伯各国相互接壤，形成了一个体系，物质和精神的各种因素使该体系成为一个整体。关于阿拉伯统一的条件，1962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宪章》作了明确表述：阿拉伯民族拥有相同的语言，形成了相同的心理和思想条件；阿拉伯民族有共同的历史基础，形成了相同的意识和感情条件；阿拉伯民族还有对统一的共同愿望，构成了共同未来和命运的基础。纳赛尔是一位世俗民族主义者，他虽然重视宗教的作用，但也认为“如果我们仅仅依靠伊斯兰的团结，我们就将犯严重的错误。阿拉伯的团结不仅基于宗教，而且基于地理和历史。”^{[9] 281} 依据他的逻辑，近代阿拉伯民族本是统一的，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使其四分五裂，成了“被分裂”和“被分割”的民族。纳赛尔说：“统一是一个人心所向的、历史性和现实的意志”^{[10] 305}，阿拉伯统一是“自然发展的必然”。

第二，关于阿拉伯统一所依靠的基本力量。

在实现统一的问题上，纳赛尔认为有三种力量可以依靠：一是阿拉伯民族自身的力量，二是伊斯兰教的力量，三是埃及的力量。1954年，在《革命哲学》中，纳赛尔划定了埃及外交活动的三个圈子：阿拉伯圈、非洲圈和伊斯兰圈。依靠阿拉伯民族自身的力量达到统一是纳赛尔关注的首要问题，“不容置疑，阿拉伯圈子是这些圈子中最重要，也是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圈子。”^{[5] 45} “我们必须置身其内，并且在里头竭尽能力采取行动的第一个圈子，就是阿拉伯的圈子。”^{[5] 58} 纳赛尔把对外团结和联合的重点放在阿拉伯各国身上，并努力支持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

伊斯兰教是纳赛尔关心的另一种力量。他认为共同的宗教感情是阿拉伯民族走向统一的重要纽带。^{[11] 89} 不同于凯末尔主义完全政教分离的方式，纳赛尔对宗教采取了利用与限制相结合的策略，亦即发挥伊斯兰教的政治作用，要求宗教服从国家内外政策，服从阿拉伯民族主义，服务于阿拉伯统一事业。^① 纳赛尔将宗教力量控制在一定范围，防止它影响自由军官组织的权力和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阿拉伯统一事业，如纳赛尔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利用和限制。1929年成立的穆兄会是瓦哈比运动以来最强大的穆斯林组织，创始人哈桑·班纳（1906~1949），他的口号是：“《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先知是我们的向导。”^{[12] 176} 这一组织鼓吹埃及独立、尼罗河流域统一和建立由哈里发担任首脑的政教合一政府。在争取埃及民族独立这一问题上，自由军官组织同穆斯林兄弟会目标一致，在推翻法鲁克王朝的自由军官组织起义和要求英国从埃及撤军的斗争中，两者结成了同盟。但由于穆兄会在斗争方式、建国理念、阿拉伯统一等问题上同纳赛尔的思想相去甚远，纳赛尔对其进行限制，并在1954年下令予以取缔。^②

强调埃及的核心作用是纳赛尔思想的重要特点。纳赛尔认为埃及是三个圈子的中心，是阿拉伯民族实现统一的先锋和堡垒，注定要在阿拉伯世界扮演光荣的英雄角色。纳赛尔的密友和幕僚、埃及著名新闻记者穆·哈·海卡尔说出了埃及担负这种责任的原因：“地理学的规律赋予埃及经常性和地域性力量的作用。埃及……由于人口稠密，人种的特点，能够掌握科学、文明和艺术的真谛，应该到周围的世界去，否则就会失去最大的力量源泉。”“埃及在自己的历史重要性上所起的新作用是领导独立、解放的阿拉伯。”^{[12] 236} “在历史上，埃及总是在阿拉伯世界起着两种平衡的作用：统一的作用和革命的作用。”^{[12] 371} “七月革命”胜利后，纳赛尔通过调整相关法律和政策逐渐实现了埃及的阿拉伯化。^{[11] 82} 1956年的埃及新宪法规定：埃及人民是更大的阿拉伯整体的一部分，埃及在争取阿拉伯民族胜利和荣誉的共同斗争中承担着责任和义务。在纳赛尔看来，埃及是阿拉伯革命和统一的“基地”，开罗应该成为泛阿拉伯国家的中心。在阿拉伯地区，除了埃及没有别国

①参见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第164页；刘中民、薄国旗：《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载《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74页。

②关于纳赛尔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具体关系研究参见：Kepel Gilles, *Muslim Extremism in Egypt: the Prophet and Pharao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26-35。

能胜任这一“光荣的英雄角色”。但他也声明：这个角色并非领导的角色，其任务仅仅是要激发周围各种潜能，从而在这一地区进行创造惊人力量的实验。^{[5] 44}纳赛尔也将阿拉伯团结看作是埃及革命的基础，认为阿拉伯团结的观念使埃及的斗争具有很大的深刻性，使埃及革命达到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度。

纳赛尔还非常重视广播等宣传媒体的作用，大力改革和发展了埃及的广播体制，到1963年埃及已成为世界第六大国际广播者。^{[13] 28}1953年开罗电台设置了“阿拉伯之声”节目，这是唯一从一个阿拉伯国家向整个阿拉伯世界播音的电台节目。“阿拉伯之声”最初每天只播半小时，到六十年代则延至全天。尤其在五十年代，广播成为纳赛尔宣传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革命的主要武器，这进一步确立了纳赛尔和埃及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第三，关于阿拉伯统一的途径。

从本质上而言，“纳赛尔的阿拉伯革命有三个目标：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8] 291}纳赛尔认为阿拉伯革命和社会主义是阿拉伯统一的基本途径，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各国的代理人是阻碍阿拉伯走向统一的绊脚石，因此阿拉伯各国必须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在《革命哲学》中他又认为，任何民族都要经历两种革命：一种是政治革命，即推翻暴君的统治或从外国统治者手中恢复管理权；另一种是社会革命，即在国家内部实现正义。阿拉伯民族同时面临这两种革命。因此，作为阿拉伯革命和统一的先锋和堡垒，埃及承担了对阿拉伯世界革命运动很大一部分义务，开罗成为阿拉伯革命的中心。埃及积极为非洲各国的革命组织培养军事人才，支持阿尔及利亚解放和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甚至直接出兵介入也门内战。

统一不仅建立在民族革命基础上，而且还建立在社会革命基础上，亦即阿拉伯社会主义革命。纳赛尔深信，阿拉伯世界落后的根源是相同的，阻碍统一的反动势力是一致的。只有在阿拉伯民族范围内发起社会主义革命，阿拉伯经济才有可能获得发展；只有在实现人民富足和社会公正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统一。纳赛尔社会主义的内容主要包括：消灭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根除封建主义、消灭垄断和结束资本对政府的控制，建立社会公正、强大国家和健全的民主政体等。^①纳赛尔说：“虽然我们还不能把这种不可避免的统一最后定型，但是我国在实现发展目标和民主目标中的成功——我认为这是阿拉伯民族的基础和先锋——将使统一之日早日来临，确定统一的最后形式，并按照民族道德的意志和要求来形成统一。”^{[10] 211}将统一与社会革命相联系是纳赛尔统一思想的重要特点。

第四，关于阿拉伯统一的基本原则。

在阿拉伯统一问题上纳赛尔被认为是激进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纳赛尔虽言必称阿拉伯民族主义，但他对实现阿拉伯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艰巨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指出，“我并不想低估那些共同斗争的障碍。毫无疑问，这类障碍中有些是复杂的，其根源是与环境的性质、人民的历史情况和地理情况有密切联系的。”^{[5] 55}因此纳赛尔十分谨慎，反对冒然行事。

纳赛尔认为，阿拉伯统一问题的第一项原则是：“联合不能用武力强迫，联合必须出自人民的自觉自愿。”^{[9] 255}具体而言，首先，统一要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由于阿拉伯人民强烈的统一愿望、热爱和平和生活在共同地域的特点，阿拉伯的统一完全可以走一条不同于德国和意大利的道路，因而在统一问题上纳赛尔极力避免使用武力。1962年，叙利亚发生军事政变，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虽极度悲伤，但也不愿意阿拉伯人之间开战，不想把联盟变为一个战场，所以没有用武力将叙利亚留在联盟内。他宣布，埃及不反对叙利亚再次申请加入阿联和阿盟；其次，统一必须建立在各国人民完全自愿的基础上，他在1960年7月9日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全国联盟大会

^①关于纳赛尔的社会主义思想可参见：杨灏城：《纳赛尔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载《科学社会主义》1990年第9期。

上说,联合应该通过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的选择来实现,有关国家的人民必须有决心并对他们的联合意愿确信无疑。实现统一是阿拉伯民族的梦想,但各国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仅靠少数政治家的热情来强行实现。必须尊重人民的意愿,否则统一将是脆弱的。1952年“七月革命”胜利后,自由军官组织企盼埃苏两国能实现统一,但纳赛尔尊重苏丹的意愿,允许苏丹人民自决。1956年苏丹人民选择了独立的道路,埃及予以承认。

阿拉伯统一的第二项原则是:阿拉伯民族欢迎任何阿拉伯地区的局部统一和阿拉伯国家之间采取有利于统一的任何行动。纳赛尔说:“在阿拉伯世界内,在民族独立的框架内,任何代表人民意愿并为此斗争的民主主义政府都是走向统一的一步。任何表达了两个或者更多的阿拉伯人民意愿的阿拉伯世界的部分统一都是向统一前进了一步。”^{[8] 292}可见,纳赛尔认为在最终实现统一之前,存在两个阶段,一是民族独立框架内代表人民意愿的民主政府的建立,这将消除各国政府与最终统一目标之间的矛盾;二是两个或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局部联合。^{[1] 93}

阿拉伯统一的第三项原则是:统一的阿拉伯应实行积极中立的外交政策。积极中立(Positive Neutralism)即不依赖美苏任何一方、不卷入冷战的政策,是埃及五十年代中后期重要的外交政策和原则。^① 1955年万隆会议是纳赛尔采取积极中立政策的转折点,他把埃及积极中立的外交政策扩展到了阿拉伯统一运动中,作为一项原则来定义未来阿拉伯同非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纳赛尔认为:“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如果他们不希望卷入冷战,最好的方针是避免依赖任何一方。”^{[4] 428}其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也欢迎埃及采取积极中立政策来塑造阿拉伯统一运动的外部形象。中立主义不仅是取得联合的政策,也是阿拉伯世界赢得外部世界好感的工具。纳赛尔在阿拉伯统一运动中倡导积极中立政策,也带有排除大国插手阿拉伯事务、保证埃及领导权的目的。^{[11] 117}

四、纳赛尔主义对当代阿拉伯世界的影响

作为阿拉伯世界现代化的一种模式,纳赛尔主义的影响和意义不言而喻,其影响也绝不仅限于纳赛尔时代。对于当今阿拉伯世界来说,民族独立问题已不存在,但是团结、安全和现代化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成为阿拉伯世界动荡和纷争的新的重大根源;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仍是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紧迫问题。虽然大的时代背景已经改变,但作为解决阿拉伯团结和现代化的一种模式,纳赛尔主义的许多精神内涵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

纳赛尔主义的第一个精神遗产是团结思想。作为政治家,纳赛尔在推动阿拉伯统一的实践中奉行灵活的策略和政策,对于阿拉伯团结的强调甚至超过了统一。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区域一体化和经济联盟成为各国的主要选择。但四分五裂、矛盾重重和动荡不安却在一定范围内是当今阿拉伯世界的客观现实。因此,实现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和平安全的地区和国内环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说纳赛尔时代对团结的强调着眼于政治团结以抵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那么当前的阿拉伯团结则应着眼于发展经济和应对现代化。阿拉伯国家联盟是当前团结和凝聚阿拉伯各国的主要力量,也是阿拉伯世界应对全球化、实现一体化所能找到的包容性最强的区域组织,但与其他一体化组织相比,阿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纳赛尔主义的另一精神遗产是社会公正思想。纳赛尔所倡导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要实现人民富足和社会正义,即“建立一个富足和正义的社会,一个劳动和社会均等的社会,一个生产的社会和福利的社会”。经济贫困与财富分配不公往往是诱发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当今阿拉

^①关于这一点还可参见: Leonard Binder, *The Ideological Revolution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Wiley and Sons, 1964, pp.230-257。

伯世界的动荡和矛盾很大程度上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密切相关。财富分配的失衡既存在于石油富国与其他贫困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各国社会内部。石油富国的财富主要掌握在王室和石油商手中,而今天整个阿拉伯世界有 6200 万人(占阿拉伯总人口的 22%)生活在每天 1 美元的标准以下,文盲人数达 7200 万,失业率达 20%。^[14]⁷⁰阿拉伯世界的长期动荡导致资金外流和外来投资不足,这与贫困、失业和外债负担形成恶性循环,许多阿拉伯国家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因此,在阿拉伯国家间和国家内部倡导社会公正且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对解决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不安极为重要。

纳赛尔主义对宗教的政策和态度也对当今阿拉伯世界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纳赛尔自己是虔诚的穆斯林,但对伊斯兰教采取了限制和利用相结合的政策。既发挥伊斯兰教团结和凝聚阿拉伯民族的重要作用,也防止宗教干预国家政治,甚至成为激进势力。可以说,如何处理宗教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是阿拉伯世界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在当今阿拉伯世界,部分宗教势力的激进化是导致阿拉伯内部动荡甚至与外部世界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伊斯兰极端势力成为霸权国家干预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借口,使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现代化更加困难。因此,阿拉伯国家可以借鉴纳赛尔在宗教问题上的政策,尤其要防止宗教势力的极端化倾向。

五、结论

纳赛尔的阿拉伯统一思想具有重大影响,其基本价值和信仰主要包括:相信埃及民族主义和追求国家权力、尊严和荣誉;相信应该为人民获取社会公正;致力于迅速现代化;相信在实现以上目标中个人的使命。^[11]⁹⁹纳赛尔在阿拉伯统一运动中强调埃及的核心作用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团结和统一,显然受到了埃及民族主义以及追求国家权力、尊严和荣誉等信念的影响。他希望实现人民内部社会公正的信念,促使纳赛尔把深刻的社会革命与阿拉伯统一相联系,把阿拉伯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统一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对纳赛尔阿拉伯民族主义抱有戒心,同时也由于阿联的失败,在 1964 年 9 月的阿拉伯国家第二次峰会的决议中,纳赛尔不得不保证,埃及“尊重每个阿拉伯国家的主权以及它们现存的制度,不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15]¹⁵²由于纳赛尔的阿拉伯统一事业过分依赖埃及外交政策成功所带来的合法性,忽视了在埃及国内建立有效的意识形态支持,因此任何外部政策的重大失误都会极大损害他的领导地位,埃及在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给纳赛尔及其阿拉伯统一运动的巨大打击便证明了这一点。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统一运动既不是从纳赛尔开始,也不会到纳赛尔结束。^[3]¹⁴⁰纳赛尔的主要贡献是,他将遥不可及的抽象的阿拉伯团结变成了直接的政治实践,通过积极的政治行动,泛阿拉伯国家的历史神话第一次在阿拉伯人心中拥有了具体的印象。^[11]⁵⁸纳赛尔主义是近代阿拉伯世界实现民族独立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个重要模式。面临全球化的冲击,当今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和现代化依然需要从纳赛尔主义中借鉴宝贵的经验教训,以指导现实。

[参考文献]

- [1] United Arab Republic. The Charter[M]. Cairo: Information Department, 1962.
- [2] 苏伊士运河问题文件选辑[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
- [3] Wynn Wilton. Nasser of Egypt: the Search for Dignity[M]. Cambridge: Arlington Books, 1959.
- [4] 彭树智.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M]. 兰州: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2.

- [5]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塞尔. 革命哲学[M]. 张一民, 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
- [6] Dawisha A. I. Arab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Triumph to Despair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 [7] 安东尼·纳丁. 纳塞尔[M]. 范语,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 [8] 罗伯特·斯蒂文思. 纳塞尔传[M]. 王威, 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 [9] 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 开罗文件[M]. 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 [10] 凯马尔·H·卡尔帕特. 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M]. 陈和丰, 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11] Richard Hrair Dekmejian. Egypt Under Nasir :A Study in Political Dynamics[M].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Ltd, 2001.
- [12] 穆·哈·海卡尔. 愤怒的秋天——安瓦尔·萨达特执政始末[M]. 关儒, 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 [13] Douglas A. Boyd. Broadcasting in the Arab World: A Survey of the Electronic Media in the Middle East [M].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4] 周烈. 阿拉伯世界的和谐与发展[J]. 国际论坛, 2007 (1).
- [15] Banett.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Nasser's Thoughts on Arab Unity and Their Current Implication

ZHAO Guangrui YOU Haoyun

Abstract Arab unity is the core of Nasserism. The idea of Arab unity, however, is not Nasser's invention. As a revolutionary statesman,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Nasser had a deep exploration on the ways, relying on force and principles of Arab unity. Nasser emphasized Arab political solidarity and unity, gave the prominence to Egypt's key role in Arab Unity and related Arab unity to social revolution. These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sser's Arab unity thoughts. The thoughts of Arab solidar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policy of religion which Nasser emphasized still have much significance in the modern Arab world.

Key Words Nasser; Arab Unity; Arab Nationalism

(责任编辑: 杨 阳)